



写在千年银杏树的年轮里

孙成文

几十年间,我已经记不清来过多少次大孤山,寻访那两棵千年的古银杏,那是千年历史中两棵银杏树不惧风雪雷电、不屈酷暑霜寒的顽强生命力的敬畏。

银杏树,明朝以后,人们根据它生长缓慢的特点,称之为“公孙树”,是树中的老寿星。“公孙树”始见于周文华的《汝南圃史》:“公种而孙得食”,意思是爷爷辈儿种下的银杏树,要到孙子长大之后才有得吃。

据史料记载,这两棵生长在圣水宫前的古银杏,世代被人们称为祖孙银杏。祖树,系唐玄宗天宝年间(742年-756年)圣水宫开山祖师手植,迄今近1300年,为东北境内罕有,辽东半岛仅存者;孙树,系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年间(1123年-1135年)圣水宫嫡传弟子手植,至今近900年。大孤山祖孙银杏,是大孤山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是辽东与辽南地区的文化“活化石”。两棵银杏,树

干高耸,祖树,树高29米、胸径5.15米、地围8米,四个成人张开臂膀合抱勉强可以容纳它的阔大;孙树,高达30米,胸径4.2米、地围6.6米。

两棵树,枝叶葱葱葱葱遮阴半山,呈现的是立地擎天之势。人们伫立树下仰视,白天不见天色,夜晚不见星光。目之所及处,都是深深的绿,绿成一团云,绿成一个悬在云空的湖泊。有雨来,山间石上水汇而成流,树下却只有零零星星雨滴湿地点点。因为它们古老,因为它们的巨大,更因为它们巍然昂首的气势,于是又得美誉“银杏二王”。

从一年、十年到百年、千年,千年古银杏树的年轮里写下了千年历史,也映照了这片土地上数代人对生命的热忱。

无数次仰望这两棵古银杏,想想,这两棵古银杏已度过了1000多个春秋——那黝黑粗壮的躯干,早已裂

满深深的、坚韧的皱纹,静静诉说着岁月沧桑。

这两棵坚忍不拔的古银杏,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岿然不动的姿态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它们就那么随意地一站,却撑起了一方天地。树上的叶子更换了一茬一茬,树下的人生活了一代一代。任蓝天悠悠,白云苍狗,任朝露点点,暮风阵阵。苍劲、清奇的虬枝昭示着生命的艰辛和顽强;千年的风风雨雨,磨灭了对光的追求与向往。

见证了无数个朝代的更迭兴衰,两棵树,千年之后依然繁茂,依然挺拔,我无法用语言界定它们的意志和品质,在两棵树的面前,所有的语言几近苍白。

我们感谢大自然的神奇伟大,也感谢一代又一代传诵故事的人。大孤山这两棵千年的古树是很多慕名而来者的心之所向,游人排着队与古银杏树合影。两棵千年银杏树让远道而来的人们托寄心

愿。因为游客们的口口相传,也因为这两棵古银杏在全国同类树种中属于特别“高寿”,所以来大孤山旅游的很多人就是奔着这两棵银杏树来的。

岁月如梭,斗转星移,如今的大孤山古银杏历经千年风雨沧桑,贡献累累硕果,远近闻名。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两棵千年古树已经享受高科技仪器的定期“体检”,以保证它们健康长寿、繁茂擎天。

每一次仰望它们,我总是会生成这样的念头:如果它们写一部自传或者见闻录,一定精彩纷呈、惊心动魄,它们拥有我们所没有的漫长岁月。在这样的岁月长河里,即便是方圆几里发生的事,也足够写一部砖头样的巨著了。也许,它们一直在写,写在自己的身体里,写在扎到地底深处的每一寸根须上,写在天空里、大地上,写在它们绵延不息的年轮里。

写作与阅读的门

介子平

契诃夫谈写作,“请您尽可能多写一些!写、写、写……直到写断手指头为止”;傅雷说,“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就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的时候才休息”;张爱玲写道,“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我写得很慢”。由此投契共鸣者多多,余华便说“写作的捷径只有一个字,就是写”。

当然勤勉只是一方面。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为学而著的王国维便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换言之,写作的要点不在体裁,在思维与境界。博搜广采,偏于求旧,或多或少,资取于兹,思想汲取处,未必在新,现实的粉尘,都是历史的骨灰,历史的倒车镜里,映满现实的风景。学人多自故纸堆中翻检,且能常翻常新。思想从不空泛,时常与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又能脱颖而出。或卑微如尘,或高高在上,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故诗人的世界里,有着世俗所没有的宝光内涵,诗里诗外,人生纠缠,文字散落处,灵光片片。

略具形象,不求严谨,形不同而神似。文字作为介质,可以将零乱的思绪整理成章。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是对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心存空寂,方可笔酣墨泼。绘画的源头在真山真水,真花真草,或曰在于切实的视觉经验,神游物外,景造笔下,所有虚构皆有现实的来源。写作则是对旺盛生命力的记录与表达,以生命记录人生,并以此捍卫自身的记忆与价值。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

与作家相对应的标的是读者,就读者而言,从无知的懵懂,到未知的懵懂,除了多读,别无他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一书中提及,文化消费具备门槛性,晓物理,知时务,消费者只有在文化资本积累达到门槛值后,方能消费更高阶的文化产品。以先觉后觉,图书新品种开发的本质,即价值的提升。

“如果我睡觉时流出了眼泪,别叫醒我,她在梦里”。写作是形容词,不是动词,阅读也是。如果一段文字,让你百感交集,产生特殊记忆,那未必是因为其中的文采,而是文字的表达吻合了你此刻的心境。文字有灵性,与其说你偶遇了一段话,不如说你邂逅了一个相似的灵魂,还从中读出了时代。

山水老边沟

(组诗)

韩兴伟

老边沟

左面的山,右面的山
合成一双大手
把老边沟小心捧在掌中
面前两座山,那么高
挨得那么近,立而不倒
不知是谁——
在什么时候,把它们撮合在一起的

河水剔透,水流细腻而柔软
贴在卵石上,不细看
看不到它的流动
却和鸟鸣一样,无处不在
一块石头,安坐了好多年
像一尊大钟
计数流过身旁的时间

千万种虫鸣合奏
片片蛙声,这无损音乐
此起彼伏
云朵在天上,像片片甲冑
护佑深厚时空

许久,夜幕徐徐落下
甲冑退去,蛙声不歇,虫鸣不歇
鼓乐声中,篝火点燃猎猎风声
点燃亿万星辰
星光璀璨。仰望群星
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影子
火焰一样燃烧着

大石湖

大石湖,湖不大,石头大
蜂拥的锦鲤,能辨人声
隔老远,就嗷嗷追要
来人手里的食物
一条拥挤在其中的鱼
要经历多少年
才能成为一块巨石

大石湖,我是人间洄游的那条鱼

上山树

一块石头,就是一座山
脚深扎水底,头埋在云雾里
一些草木从水里出发,向山峰行进
年轻的小树,乌拉草,拼力向上
前面的松树,回过头
喊着行进的号子
水里的鱼群,一次次仰望
为悬在绝壁上的勇士捏了几把汗
大批登顶的柞树,稠李,黄菠萝
迎风呼喊,加油鼓劲
中途没有一个掉队
没有一位放弃
你会看到,更多的攀登者前仆后继
它们坚定的脚步和身影
很快覆盖每一种挺拔的人生
不坠青云之志,把一块块有志向的石头
打造成一座座苍翠的高峰
永不放弃,五彩缤纷

微小说

两个人的“暴走队”

张洪霞

路边,一树一树的桃花开得正浓。树下的木椅上,一左一右坐着男人和女人。

男人一边向小区大门口张望,一边跟女人打嘴仗:“我们这个队就叫暴走队,走得那么快,你能说不是暴走吗?”

女人咯咯地笑了,说:“我才不跟你争辩呢,你说暴走就暴走。”

见女人又败下阵来,男人乐了。突然,男人把目光从大门口拉回来,插了插女人,说:“小陶子出来了,赶紧把拐棍给我。”

男人口中的小陶子正在不远处冲他们笑。

女人说:“你这装瘸,还装上瘾了。”男人拿过拐棍,示意女人假装扶他站起来。此时的小陶子晃悠悠地往这边走来,手里还拎着男人给他买的小型录音机。

一会儿工夫,这支只有两个人的“暴走队”已排好队形,小陶子站在男人的身旁,小录音机里已响起音乐声。两个人的“暴走队”,在小陶子含糊不清的“一二一、一二一”中出发了。

小陶子住男人和女人家的楼上。这些年,12岁的陶子只顾长个子,心智却还停留在六七岁。他妈妈白天上班,他就跟姥姥待在一起,姥姥忙家务时,小陶子就自己在小区内外待着,也不往远走,就软塌塌地往哪个角落里一坐一靠,望天,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因为很少走动,他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双腿也越来越细。有时他妈妈想让他起来活动活动,生拉硬拽都撵不起来的。

陶子妈唉声叹气,说啥人才能劝得动他呢?

男人那时还没有退休,他可怜这孩子,有时打眼一看见小陶子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坐着,男人就会走过去看看他,有时会给他拿瓶水,买的水果也会给他放几个,然后摸摸他的头,跟他说几句也不知他能不能听懂的话。偶尔,小陶子会

把目光从天空中拉回来,看一眼男人,多数时候,小陶子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仿佛天地间万物不存在一样。

男人也暗暗叹气,想着小陶子软塌塌豆芽菜一样的小身板,将来可怎么办呢?

年初的时候,男人退休了。退了休的男人就猫在家里,看啥都不顺眼,他除了跟女人发脾气,更多的时候是跟自己较劲儿生闷气。他觉得如今的自己就是一个没用的老头儿了。男人退休前,在一家公司上班,平时穿得溜光水滑,戴着眼镜,梳着背头,一副绅士的派头。可这一退休,他再也没有那时的精气神了。

女人出去跳广场舞的节奏也被男人打乱了。女人说男人这就是退休综合症,不就是退休嘛,在家待着都给你开工资,老有所养,多好的事儿啊。

男人说:“幸福感有,满满当当的,可我就是找不到方向感了。”

女人劝男人出去走走。那天天擦黑,男人去外面溜了一圈,回来的路上,还崴了右脚,脚脖子都肿了,这让男人更有理由躲在家里不出去了。

那天晌午,女人对男人说咱们出去晒晒太阳吧,大门外的桃花开得正盛。可能这句桃花开让男人动了心,松了口。在女人和拐棍的双重帮助下,来到小区外,他们刚坐在木椅子上,女人的手机就唱起了歌,是快递,女儿给他们买的营养品到了。

女人说:“我得回去取快递,你就坐在这儿等我,别乱动。”

正午的阳光明晃晃的,男人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会儿小区门口的车来人往。停了一会,他瞅瞅四下无人,想试着起来挪动几步,试了一下,没起来。停了一会儿,又试,脚还是不敢吃劲儿。顿时,他的脸火辣辣地烧起来,气得他把拐棍扔出老远,在心里暗骂自己,还真成老废物了。

一声长长的叹息后,男人突然感觉到有一丝异样,静静的桃林里好像有人。很快地,男人就发现了坐在不远处树下的小陶子。

此时的小陶子正瞪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看着男人。小陶子穿的衣服和树木的颜色很接近,粗壮的树木遮住了他细小的身子,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他。看到小陶子的一瞬间,男人心中的那片柔软又被触动了。他冲小陶子笑,小陶子也难得地咧咧嘴了。

男人的目光从小陶子身上收回来,落在一树一树的桃花上,许久,他的目光从花间又落到小陶子,发现那双黑亮的眼睛依然在看着他。

突然,小陶子迎着男人的目光晃悠悠地站了起来,他来到男人面前,把拐棍捡起来,递给他,然后伸出手,从一边扶起男人。

刹那间,男人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有点难以置信,此时此刻帮他站起来的是小陶子,男人心里涌上一股感动与欢喜,他鼻子一酸,眼里就汪了水,似有风,吹散了厚厚的阴霾。看着那朵朵盛开或含苞待放的花儿,男人的心变得清亮起来。

男人与小陶子慢慢地往前走……暖风吹过,一阵阵的桃花香飘来漾去。走了一个来回的“暴走队”,到了女人身边,男人悄悄地把拐棍递给她,喘着粗气说:“你看看,这就叫暴走队。”边往前走,边又补充一句:“我们两个人的暴走队。”

女人忍不住又笑了,冲着他们的背影,大声说:“小陶子这一二一,喊得真带劲儿。”

后来,人们每天都能在小区外,看到男人和小陶子“暴走”的身影,也能听到小陶子越来越清晰的声音:“一二一、一二一”,风雨不误。

几年后,当小陶子站在残运会领奖台上时,男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古代开学那些事

姜易

九月,天高云淡,空气转为清凉,学校又要热闹起来了。父母盼望开学,一个个欢天喜地,早早帮孩子们准备好校服、书包、文具、课本、水壶……开学意味着开启新的成长模式,可以说是学生生活的一件大事。古人也非常重视开学,我国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学校。那么,古代开学有哪些讲究呢?

古代开学前家长要为孩子准备什么呢?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三样:一份“束脩”,即学费,早期束脩多为实物,后来就是银两钱币一类的脩金了;一件“青衿”,相当于校服,是我国古代最传统的“学生服”;一套“笈囊”,即书包,放置书本、衣服等学习、生活物品的收纳用具。

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脩”即肉脯,“束脩”就是十条干肉。意思说只要给我十根腊肉,就能做我的学生。春秋时期之前,入学门槛较高,学校基本都是为贵族子弟准备。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广收学生,让更多布衣百姓有了学习知识的机会。

《诗经·郑风》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描述的就是穿着青衿的学子,“青衿”是我国古代最传统的学生服装。《毛诗注疏》就此解释:“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隋唐时的学子也是这般的束装。《新唐书·礼乐志九》记载:“先置之官就门外位,学生俱着青衿,入就位。”

“笈”是古人专门用来放珍贵书籍的行李箱。晋代《风土记》有记载:“笈,谓士所以负书籍。”与“笈”相配套的是“囊”。“囊”,是古代学子外出求学盛放物品的用具,也可以称为“书囊”和“书袋”。书本和衣物如果放在褡裢或包袱内很容易起褶、变形,所以,古代学子多用“笈囊”或“笈筒”“箱笈”等东西来放置学习、生活物品。

古代新生入学有隆重的人学仪式,《礼记》记载,“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因此,古代开学仪式的第一课即是“正衣冠”,“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学生注重自己的仪容整洁,衣冠整齐地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恭立片刻后,才能在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学堂。入学堂之后,先祭拜先师,然后行拜师礼。行过拜师礼后,学生还要将手放到水盆中“净手”。洗手的寓意,在于洗净净心,去杂存精,希望能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古代开学可以说仪式感满满,尊师重教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古代学生的人学仪式,代表着一种厚重的文化传承。虽然现代教育学制、入学仪式和古代不尽相同,但所蕴含的希冀和怀揣的梦想是一样的。